

君為中省苛留乃以都司掇之作駐計君惻然不  
樂求亟去甚銳事業已不許信宿疽發於腦戶呻吟  
無聊殆不能堪醫庸藥妄一刺而肆裂越三日予與  
楊易州恕謀曰常山瘡醫麻澤民今之命附也適召  
至若禱於院使王君儀之可一來救藥凡三往得請  
踵及門中使趣去之自是內侍不出者幾浹旬後五  
日夜聞君聲漸嘶執燭起視向壁卧頭岑岑不舉矣  
比明氣惡透戶外僦從止一老媪慙且愚瞪不知若  
何訪求知故無一人予惻然感傷冒臭惡易衣衾視  
其緩急困則對榻衣寢自疾亟迄蓋棺凡五日夜得  
年五十有七實中統二年七月廿有五日也嗚呼哀  
哉以義以友喪無歸責實在我既歛詣堂中請曰吏

趙謙以守官客死禮以公給喪卹中賈君仲明怜之  
官為聘緡錢千躬為護喪大都城東門郊外適表親  
徐貞者至付之俾輓載歸燕君短小精幹審於吏計  
蚤歲從事課府以廉介梅杯酒間言笑啞啞殊不知  
為肅慎氏之族也木甲侮者聲近趙家故以趙定氏  
云銘曰  
志乘而奚庸氣信而弗窮曾不知安於命而為通也  
心與事掇卒與禍違奈何乎趙公

故南塘處士宋公墓誌銘并序

南塘處士宋公捐館之九年當強圉赤奮若千楮  
亥夫人魏氏奄棄榮養仲子繼祖等託叅卿趙禹  
卿致其命來請曰先人墓壙未克埋銘今將落堂



附安妣表于柩之左窆有日幸吾子速銘以光 大  
事其追維維尹平生之言重以禹御孔懷之義 為  
次序之公諱琮字子玉姿秀偉有德度早能詩筆  
玄深造理窟散髮揮麈瀟洒有出塵想故中書令  
律公一見偉其貌奇其才至贈詩稱與有柱石中原  
之目遂薦為

朝廷侍從官既而嘆曰吾志在長林豐草間清白石  
金馬玉堂非所樂也乃辭去中令復授以資便職亦  
不就歲甲辰自雲中徙家燕都得金溝水南形勝地  
十餘畝疏沼種樹中構堂曰麓澤碧瀾秀樾景氣二  
勝日以琴書自娛教子孫為業野服高閑漠然以世  
務不櫻其懷然性喜賓客樂觴詠所交皆一時俊人

如玉慎獨之性悌張隣野之諧傲蘊藉如楊西庵才  
鑒若姚雪齋王鹿庵之品潔一妙高左山之凝重朝  
右每光秋霽月過其居者燕樂術必極歡而後去術  
太史公云親友知人公之行已深可見矣夫人魏氏  
有賢淑行輔承內治能遂公初心四子幼服庭訓皆  
賢孝負藝學長曰紹祖少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次  
繼祖不仕次光祖侍儀法物庫使次仁祖以琴阮供  
奉孫十人曾孫四女孫十四人時節賀慶蘭芽玉  
樹瑤環瑜珥秀映庭戶以次列拜上酒介壽公與夫  
人亦舉觴酬酢一家之內樂融融也公以至元己巳  
秋八月考終牖下春秋七十有七越明年庚午冬葬  
大興縣招賢鄉之南原夫人之歿實至元十四年冬



十月廿五日也壽八十宋氏上世本蜀成都人遠祖  
有官吉州之吉御者遠為河東人曾祖元祖信考章  
俱有儒行不擢其幽光潛德發於公之身者宜恒赫  
然公復謙抑不盡享其高祐遺其子孫至光盛如此  
銘曰

名藉朝端身心考譽貞不絕俗道出夷惠之間以儒  
雅而擅一時傳天爵而享高年服食華鮮子孫滿前  
飄纓若綬照耀後先沒而從祖是之謂祉全我銘納  
壙復慰下泉十年而見白日尚知為青山白雲之儼

大元故蒙軒先生田公墓誌銘

金源氏踵唐宋舊制以舉業取士號稱文武正科大  
定明昌間人材輩出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南渡後

境壞盛時事艱其自淵源北間中來者多憂深思遠  
忠義奮發懷越越千城之況其風聲氣習眾謠慷慨  
而有故家遺俗者哉公端文鼎字仲德姓田氏其先  
世京兆醴泉縣人曾祖俊正隆初董汴官役因家太  
康之侯陵祖秀徙居蒙城遂占籍焉祖用御史君貴  
贈上輕車都尉雁門郡開國伯妣尹氏贈雁門郡君  
父芝貞祐二年進士第官至嘉議大夫鎮南軍節度  
副使資雅重有相望妣楊氏雁門郡君公生而爽朗  
稚時已軒露頭角振觸物論為奇童嘗問學燕山張  
公一見即以不羈許之為人有膂力善挽強汴京受  
兵得請於香林先生應募自効執政以公書生年少  
初不之意及觀其拳勇試以方畧詢之宛如宿將射



敵慮無策遣以勞授武節將軍西南面元帥府總領  
仍佩金符以寵異之京師飢遣公將五百人取封丘  
麥既還去城遠修千騎來襲衆欲烏獸散公曉之曰  
彼驕我步若前進後蹂逃將安之即分為二隊相去  
各里許結陣而待弋矢外翼負者居中轉戰轉退手  
先作氣敵叵測不敢迫比至城下不亡斗麥一卒執  
政才其為命監鄭門前後出活飢民甚衆汴梁下繼  
民出護二親北渡時同發者數百家奉親外救死問  
疾往來保庇不少倦如渾源劉祁母洎祖母病死半  
塗二子相顧号泣而莫之何公為死瘞生負兩皆得  
所其處患難中自抹不暇能急人之急如此何義烈  
哉遂來居相下以養親讀書為事 米負薪日供所

需以盡子職既而應廉訪劉汝翼辟為幕寮官時  
朝廷遠駐龍朔凡上計三往返事集而無難色歲壬  
子輔國賢王定封彰德為分地擢用賢馬特授公為  
本道課稅所經歷時持政者多不法公諫止不從即  
投劾去後果敗中統初又為參政商挺辟署東河行臺  
幕屬無幾罷歸公少負氣挺節持論高料事明義之  
所在勇于必為自視以為一世奇士幅巾藜杖掉頭  
吟諷不知去古為遠迩惟其學高六藝名重一時祁  
君時相爭以札幣招致尚期有可為而為之者然以  
太剛又不屑取媚於時故其抱負治具竟不百  
一試晚節與西巖張翥緱山杜瑛以詩酒自娛不復  
談經世事矣臨終語其子復曰士之出處莫非義命



道行志通伊周不為之泰道窮志湮顏原不為之否  
從古迄今有才不遇竊死溝壑者豈獨予哉是非所  
當戚戚於吾衷也蒙軒其自號云公善作詩工書學  
適麗有楷法至於丈尺大字尤極精妙云癸酉春二  
月七日以疾終廣川客舍享年六十有三夫人慶陽  
李氏系出唐薛王前進士司農丞無黨女共儉淑善  
母道光備教子孫有法白首一節安公之貧後公八  
年辛巳歲亦二月七日終於家壽六十有八生二子  
一女嫁士族子復傳家學有詩聲終河間漕司從事  
衍富文學通吏事由憲臺史轉補中書 今為禮曹  
主事庶克光紹遺緒云孫六人曰伯耕曰叔耘叔稔  
叔招曰重曰某衍將以年月日舉公柩葬彰南新

再拜來請銘 雖後進者獲拜履綦知公為頗詳既  
序其行已敢以生平底蘊未克殫盡為士論所痛惜  
者銘之銘曰

士貴尚志越事赴功况作而行之迺士夫之所崇矯  
矯田公繫時之雄振靈修之遠駕思從事而匪躬文  
章足潤身之具才武見將領之風桓桓蔡挺明夫戰  
攻鮮臨機而制變張國威於小戎奔走急難笑談折  
衝朔漠三往冀群一空顧曷職而弗辦曾漕計之是  
供政不我俾坐困薄叢寧窘澗阿肯與彼同利器百  
而不一試在先生為不違道義蟠骨伊周是宗既得  
喪之不我與吾明為而戚乎衷有軒曰蒙獨善固窮  
閉戶讀書飲水長終人邪天邪問大鈞而無從惟子



孫之可卜見德澤之所鍾繫臺閣之就列蔚珪璋之  
顯顯洄流突北太行之東雖高深兮易位尚知為蒙  
軒先生之封

故正議大夫

備

御史中丞王公墓誌銘并序

至元二十六年二月丙辰辰刻正議大夫御史中丞  
橫海王君以疾卒於私第正寢斂有七日其子庸彝  
輦縗服纍然持事狀百拜以壙銘來懇以義以分有  
不得辭者公諱復字子初初名趾麟伯其字曾祖瑜  
大父松世家滄州俱隱隱不仕稱府君諱昌齡金季  
嘗遊宦河南大梁亡起從恒山史氏參議軍府事後  
以公命來攝衛州事州有惠化於民惟君器識早為經畧  
公所知己未冬自齊經中起君襲父職仍領州務明

年中統建元真授衛輝二府同知又明年易州兩路  
就陞貳摠尹君遵守成憲越先正有光至元甲子轉  
官制行授朝請大夫改倅彰德路無幾以德望入為  
中書兩司郎中調議密勿宰相至以佳士

上聞魏河朔鉅鎮吏重而俗囂號難理特輟君以少  
尹來治迺日清心不如省事省事莫若先殺吏權於  
是汰冗濫屏姦惡絕私謁尚德化民有李氏者珥筆  
構黨持短長嚇官府張甚君發其姦杖陪之萬喙稱  
快自是合郡向風書葉翻香曹務為清簡八年辛未  
春自中書舍人出知歸德府府居河下流其秋水大  
至環城為海衆胥沉為感君乃督權師浮舟楫濟民  
於丘陵林木上遂相水衝循橫堤疏二渠一注汲瀆



一遶河故道水隨退得腴田萬頃佃貧民仍請糜粟  
得萬五千石活飢殍者旣而復捷治回龍堤葛邑口  
於府西以絕永患日烏可使吾民重漬於泉故水去  
而民益親繼丁母夫人憂未職未替  
詔起君克河南道宣慰副使

國家方有事襄漢順流以成破竹之勢故百需百色  
羽書交督急於星火一責於我中間籌辦君力為不  
少時大軍復東撤五河戰力而餽之河走陵蔽川不  
易轉致衆艱於行君毅然以漕事自任至撞冰東下  
一夕凍徹解軍咸藉以振衆且服君事不辭難而害  
不苟避有如此者明年超擢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  
使尋進拜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用膺才選旣署

事有告蘇州應草蕩以城叛者或議調急兵往討公  
曰維揚去吳纔三百里不當梓有此變恐憚人流言  
激之闕乘間以利萌耳與省議合遂駐兵近郊偵其  
實繼發未晚已而果如料吳人得無虞而安其臨大  
事處置明審例如此淮甸沃壤千里公於

上前論奏宜設農司募游食者開耕屯以盡遺利若  
尔非惟實內地且威別遐俶坐銷外侮趨其議付有  
司施行俄加正議大夫徙按河東山西道以事免歸  
居三年竟以疾醇之遂至於斯哀哉享年六十有四  
前後罷錫凡十有一命官極通貴哀榮終始不為未  
遇以是月壬申葬汲縣親仁鄉王尚里禰瑩三昭首  
穴夫人夾谷氏前公卒再娶夫人秦氏生二子曰彝



日蕪蕪前公九月暴卒二女長安歸徒單行次適趙  
常曰夫人杜氏生子曰厲二子並愿而有文學皆公  
所自教云日子度曰女壽適陳氏皆先亡孫二人曰  
青牛蕪之子一在祿公為人器量弘深有經史學善  
持論識變通無贅言居養甚重周防甚謹及開物成  
務當其可為推致所學惟恐不臻於極然事無巨細  
率以大體中持耻近効取譽所謂以道事君者近之  
至威儀柔嘉小心式訓又類夫仲山甫衛武公之行  
已承旨鹿庵王公人品清峻慎許可嘗  
詔公舉可執政者迺以君名進奏其經濟德業可知  
已初官河東時憲府爭察隱帶以副上需分司者不  
計應否悉掩為己功弊久恬不為怪至是公以前行

没入十萬餘緡盡給之民又平陽府胥有以母喪甫  
窆輒從吉執役者公曰志孝之人胡可與處迺按而  
斥之其惜休正俗又如是可書者尚多惟著其繫夫  
事之重者恐亦公之志也欽銘曰

大學為道將何為俾明一德新民彝行焉而底善是  
依要本乎治先修齊俾明厥休用或違其在孔學非  
吾知俾哉王公天秉岐自稚細行初不遺若考翼事  
子肯基一日雲履盾巍巍揚歷中外厚自持柔嘉維  
則非公誰又復當用行不疑翰音登天翅屢垂越若  
有物中繫維從心罔單休非羸期于俯仰無怛怙人  
或咨惜我獨熙以道事君其庶幾六十四載麟儀儀  
綬何若兮印何繫賁夫松檟餘光輝天其或新將後



貽俾為清廟壁與圭奉之天門光陸離仙山東麓朝  
氣霏佳城鬱鬱君所歸歿而徙爾為受釐足慰下泉  
含笑嘻零落不必西州悲我銘昭昭惟昧詒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九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

碑 大元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元

夫人臣建非常之功出鴻不朽者因間存歿俱蒙顯

異如配祭大燕勒銘彝鼎謚號廟饗濯聲赫靈扶我

桓撥况三世迭將際興運依末光佐收混一之績哉

皇帝握乾符章 先業念開濟之艱難感風雲於疇

昔爰推郵典允答元勛維元貞一年春正月己丑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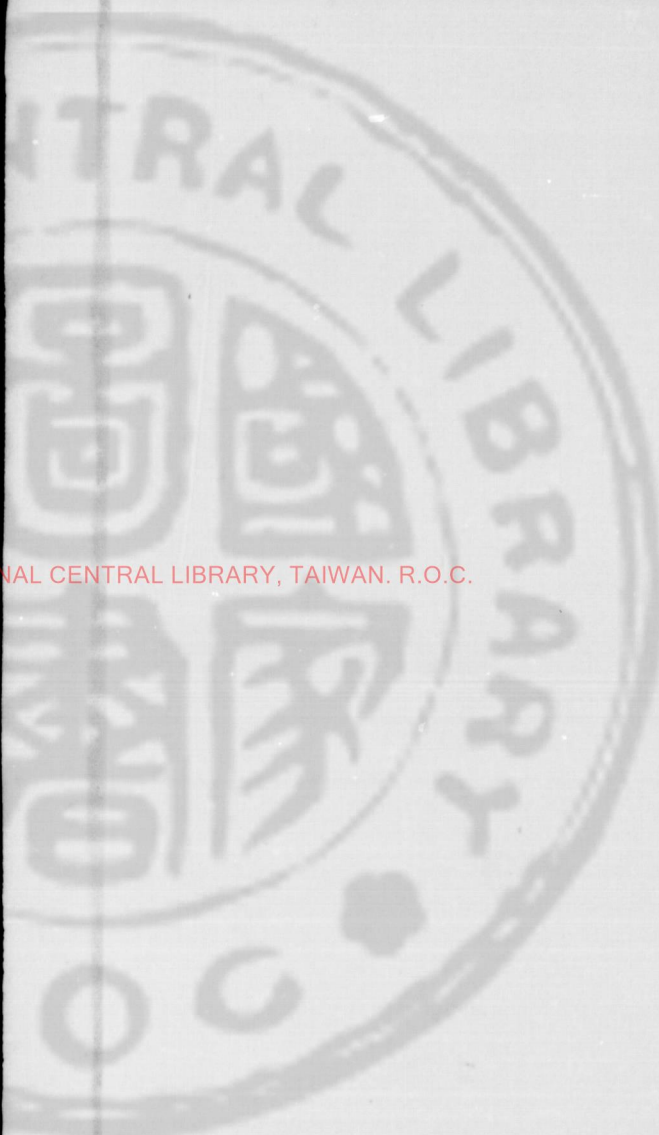
臣兀突兀奏平章政事不憚言反言臣故父榮祿大

夫中書左丞相兼都元帥阿朮由征北伐汗馬之勞

頗効尺寸伏見與臣父養育宣力者已蒙 恩獎敢

昧死以請 制曰阿朮乃祖乃父自

太祖朝服勞王室多樹功闕名高諸將可嘉贈謚其





在故家不得扳例於是璽書降告明廷特贈開府儀  
同三司太尉并國公諡曰武宣 詔下中外咨嘆大  
協輿議嗣侯不憐吉女承 命式抃且舞將即汴梁  
賜第建祠樹碑昭明三代予以侈大 寵光宣揚先  
美慰安神靈載德象容昭示無極乃謁翰林學士王  
某以銘章為請謹按家略序而系之以辭其先世出  
蒙古元良合部遠祖捏里火者為人音吐洪亮以善  
歌曲稱生李忽都拔都衆目為折里麻漢語深謀略  
人也其三世孫合赤溫拔都生二子曰哈班曰哈不  
里哈班生子二長曰忽魯渾次曰速不臺

太祖皇帝在班朮納海時其父哈班嘗以羣羊餉  
帝中途遇盜被執忽魯渾及其弟繼至以戈刺盜殺

之餘黨逸去遂脫父難韻率竟達於上自是昆季孝  
義之名聞於朔部間

太祖朝忽魯渾拔都以善騎射充百夫長乃蠻之來  
服也戰長城南率先鋒摧之彼即驚遁其弟即嗣侯  
不憐吉互曾祖也

第一室曾祖府君諱遠不臺初以質子入侍繼為百  
夫長壬申歲

太祖經略中夏首攻桓州城小而堅勢不易拔公匍  
而先登 上壯其勇賜金幣一車歲丙子

帝會諸將於禿烈河上詢曰滅里吉部未附疇為朕  
征之公即應 詔選裨將阿你出領百人為候騎仍  
諭以方略如其言彼果不疑弗為備大軍至陣蟻河



上一戰而潰擒二將鼓下遂降其餘衆辛巳追滅里  
吉酋長霍都與欽察戰於玉峪敗之壬午年  
太祖征回回國其國而去命公與只別遜之及  
於灰里河戰不利公駐軍河東戒其衆人藝三炬以  
張軍勢其王果夜遁繼遣公將萬騎由不罕川追襲  
既及逃匿海嶼則守其要害彼進退失據不旬月庚  
元獲殄貝不贊以獻

上諭曰速不臺枕干血戰為我家宣力朕甚嘉尚賜  
珠寶一銀罌明年癸未請征欽察許馬遜遠轉寬定  
吉海取太和嶺壘山開道出其不意至則其酋長方  
聚不祖河繼兵奮擊彼弗能為計竟收其境又與幹  
羅思大小寇赤思老金戰降之尋遣使奏乞以滅里

吉乃蠻怯烈杭斤欽察等十戶別為一運歲甲午八  
入覲驅萬馬為質丙戌年取撒里畏吾兒的斤寺門  
等部又掠西番邊部獲牝馬五十疋貢於朝一無  
馬歲庚寅

### 太宗命

睿宗循宋徽而北營取河南公亦在行道出牛頭關  
遇金將合達帥步騎甚衆上問方畧所便公進說  
曰城邑中人過勞苦即勸厭逗撓氣墮與戰易勝是  
役也大敗合達於三峰山自是金不能兵矣壬辰夏  
睿宗還駐官山留公總諸道兵攻圍汴京金主比走  
渡河尾敗於黃龍崗殺戰士萬人癸巳秋汴京降俘  
金后妃寶器獻闕下其冬圍金主於蔡明年甲午



金亡時汴梁受兵日久歲荒民殍公下令繼其北渡  
俾就樂土其骨而肉之之恩尚未忘也其年  
詔諸王拔都西征 上以公識兵機有膽略選為先  
鋒遂八赤王妻子於寃吉海辛丑歲諸王拔都奉  
命征兀魯思為所敗攻克里哥城不能下奏遣公督  
戰遂禽兀魯思王也烈班攻克里哥城三日克之復  
從攻馬扎部聞其主怯怙兵勢張甚諸王分五道以  
進公出計挑誘至郭寧河大軍會戰不利乃於下流  
未渡直擣其城拔馬公以  
定宗朝戊申年卒於克烈河上壽七十有三公深沉  
有謀略善於用兵勇敢無前臨大事有斷初  
太祖征西夏公請行 上念公久在行陣命還家省

未晚復請曰君勞臣逸恐無是理

其忠勤類如此今以曾祖妣夫人愆塋

帥府君諱兀良合歹總戎府君長子也

輅軍事

太祖 憲宗方鬻亂以公佐命故家付之護育及長  
用存傳勞分掌宿衛卒已危

定宗征女直國破萬奴於遼東又佐

大王拔都征欽察兀魯思等部已酉

定宗升遐大王拔都與宗室大臣冊立

憲宗議久未決公以大義陳請即定歲壬子時

世宗皇帝在潛奉 詔征西南諸夷命公總督大營

軍馬自旦當嶺入雲南境摩些二部酋首來迎降涉



金沙江所在若罽負固自守以次攻下之獨半空和  
寨依山枕江下臨無地穴石引水穿未可拔覘知絕  
其汲道公親率精銳前薄越七日寨破勦殺無噍類  
繼進師取龍首關翊

世祖皇帝入大理國城其年秋分兵取附都善闡及  
烏爨之未附者前次羅部府大酋高昇集諸部兵力  
拒戰大破於浪可浪山下復收合餘燼嬰城自守城  
際滇池三面皆水堅險不易攻以砲摧其北門繼失  
前燬皆杆不克入乃大震鉦鼓進而作作而止使不  
知所為如是者七閏日伺彼方酣困氣靡夜五鼓潛  
師躍入亂斫衆自內潰克馬先時國主改志興逃匿  
昆澤併擒以獻又知未降附者遠近嘯聚大為民梗

公曰弗福為捕刈不足以振誠之命裨將脫伯押真  
率麾下掩其右合互護射掩其左約三日捲而內向  
友圍合與子阿木隔陣擊刺禽獮草薙川谷為一空  
是亦制蠻之一奇也自是訶向風靡節解不二戴平  
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兵威所  
加如魯魯斯阿伯等城亦來款附乙卯秋奉命出烏  
蒙趨蘆州剽克刺蠻三城宋邊將水陸駐兵來扼戰  
屢交斬獲不勝計遂通道於嘉定崇慶間抵合州濟  
蜀江與鐵哥帶兒合兵以雲南平定遣使獻捷於朝  
且請曰西南夷漢嘗郡縣之設官料民俾同內地此  
其時也允焉蒙 賜其軍銀五千兩綵段二萬四百  
疋仍授銀印俾還鎮大理丙辰歲九月遣使招降交



趾留介不報冬十月進兵壑境國主陳光炳隔江列陣象騎步卒甚盛公分軍為三隊濟江選鋒徽徽都從下渡先濟大帥居中次駙馬懷都仍受徽徽都方略曰汝軍既濟勿與之戰彼必我逆駙馬隨斷其後蠻必潰走海汝同便即邀其舡艦定成禽矣公既登岸即繼兵與戰選鋒違節亦來渾闐彼軍雖大壞得駕舟逸去公怒曰違律失期軍自有法徽徽都懼飲藥死遂率止郡治七日軍令靜嚴秋毫無所犯光炳震恐前請罪內附於是置酒高會饗軍鱗屋唾血崇臺戈舡四楫而銅鼓為寂然矣己未夏憲宗遣使來諭旨約明年正月與卿會於長沙是秋率四王兵三千騎蠻蠻萬人掠橫山寨關老蒼關

狗宋內地宋陳兵六萬人以俟戰盡殪所至調兵旅拒且戰且行自貴州蹂象州突入靜江府遂破辰沅直抵潭州州大出兵斷我歸路公與四王掠其後子阿朮橫擊于前盡破走之公提孤軍入絕域殫志竭力同德一心轉開萬里前後敗殺宋軍四十餘萬州又遣兵來犯盛之門濠掩溺無算彼氣折不復敢出壁城下者月餘聞

世祖皇帝駐師鄂渚尋遣曲里吉思將千人來援仍慰勞之由浙黃北渡庚申夏孟飲至上都至元八年公卒享年七十有二以祖妣夫人外刺真配實生

開府公

第三室皇考開府公諱阿朮資和粹行義修正沉幾



有智謀臨陣對敵英毅果決氣蓋萬人

憲宗朝癸丑歲以白衣從父都帥公征西南夷率天下精兵為候騎所向摧陷莫敢撓其鋒至平大理諸部降交趾踐宋境無不在焉一攻一戰稟成無教令竭力奉親移忠為國其碎水寨圍城奪國君於馬湖舟指可掬索盜馬於山樛賊將生擒之又鏖戰三湘奪旗五陣是皆樹立之駿偉者也嘗蒙憲宗賞諭有阿朮未有名位挺身奉國特賜黃金一百兩以勉將來其降大任於公兆開於先然也中統三年秋九月自宿衛將軍拜征南佩金虎符治兵於汴復立宿州至元元年秋八月詔掠地廬江入滁陽自安 府經略兩淮

軍聲大振四年秋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帖城等柵俘生口五萬人江陵晝鎖宋人聞我旆還多掠選兩淮驍悍騎五千步萬人併力邀襄樊間公謂諸將曰若不投宿江北恐落賊便遂自安灘濟江獨留精騎陣牛心山下立虛寨設疑火夜半賊果至伏發斬首萬餘級初公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顧漢東白河口謂諸將曰若築壘於此以斷餉道襄陽可圖也議聞於朝許焉五年九月築鹿門新城白河等堡六年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大將夏貴范文虎相繼以兵來爭又遣兵出沒東岸林谷間公按觀兵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堡衆從之明日南航果趨新堡大破之殺溺生擒者五千



獲關艦百餘艘於是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  
陽文虎率舟師來救來知府以百艘泊百山擊時  
城役皆邀擊於淮灘敗走之裨將 百舫

躍入襄州尋乘輪舡順流東走

分職戰

艦以待燃薪照江西岸如晝公

門閤擒張

餘衆盡殪是月授驃騎衛上將

章事都元帥

如故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重

之襄樊兩城漢

水出其間宋人植木江中鎖以鐵絙中造浮梁樊恃

此為固我以機鋸斷木斧絙燔其橋襄援既絕公率

猛士攻而拔之襄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秋七月奉

命掠地淮東抵維揚城下彼以千騎出戰公伏師道

左佯北賊果乘之擒騎將主都統十一年正月公入

覲因陳奏兵事曰臣阿朮久在行間備見宋人兵弱  
於昔削平之期正在今日

上付相臣議久不決公復奏曰今

聖主臨御釋亂臣不取臣恐後日又難於今日

上喜曰卿言允契朕意 詔以兵十萬付之三月進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秋九月師次郢之盪山得生口

四人問知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萃郢江東西兩城今

欲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行兩岸此危道也不若取

黃家澗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舡入湖轉而下江便

時兩九晝夜不絕公料大軍方築餽餉不繼水陸兩

間進退無據吾大事去矣遂與右丞相伯顏公議決

意前進遂拖舟遶江舍攻郢而去初過郢按行舟路



徑大澤中忽騎兵千人掩至時從騎餘數十人公班  
馬被甲環掃已即奮擊馳擊所向披靡彼驚遁走追  
斬五百餘級擒趙范二統制乙未攻沙陽新城拔之  
前次復州守將翟貴迎降十一月丁酉公往覘漢口  
兵勢時夏貴已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巨  
犯公曰可回舟輪河口穿湖中從羊羅堡西沙武口  
入江甚便十二月辛亥大軍至羊羅堡攻之不克公  
語右丞相曰攻城下策若分軍舡之半循岸西上泊  
青山磯下伺隙擣虛可以得志是夜雪大作黎明開  
霽風急公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部曲徑渡令載  
馬後隨宗將程鵬飛來拒戰公橫身盪決蹙血大鑿  
中流敗去得舡千餘艘公登沙洲急擊岸步聞開而

復合者數四賊小却出馬於岸遂苦戰破之追殺至  
鄂南門岸兵敗走夏貴聞公飛渡大驚以為浚天而  
下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亂我兵乘之江水  
為赤羊羅堡亦拔盡得軍實右丞相議師所向或  
欲先取蘄黃公謂諸將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  
取鄂漢雖遲旬時可以萬全且將士有家欲上欲  
下公私兩便事倘蹉跌我任其責浚之水陸趨鄂  
焚其舟三千艘煙炎漲天兩城大恐漢陽鄂渚投  
兵皆降十二年正月黃蘄江等州降戊戌公率舟  
師趨安慶府宋殿後帥范文虎出降繼下池州宋  
平章賈似道督諸道兵扼蕪湖先是遣行人宋京  
來請和二月丁卯師次丁家洲公與右丞相議曰



且和議未定間昨我船出彼已亂射又執我邏騎  
四人宋人無信惟當進兵又曰若避似道不擊恐  
已降城池今夏難守若欲實和俟渠自來作何語  
徐為思之遂與前鋒泰州觀察使孫虎臣對陣夏  
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殿  
時我已令諸將順江兩勢礮擊其中堅南軍陣  
動趨我船急進公即挺身登艦手執衝船雷鼓大  
震喊聲動天地我師掠波舟大呼曰宋人敗矣似  
道倉皇失措舳艫蕩蕩乍分乍合公以小旗麾將  
校率輕銳橫擊深入宋軍大壞即回棹前走右丞  
相以步騎夾岸擠之追奔百五十里殺溺死者蔽  
江而下獲戰艦二百餘艘都督府圖籍符印悉為我

有軍資器仗狼籍不勝計是日以道以輕舟東走揚  
州夏貴走廬州已已無為州太平州和州降癸酉建  
康裨將徐王榮以城降撫慰城中市不易肆  
朝廷以宋重兵皆駐江都臨安倚之為重四月甲寅  
命公圍守揚州甲子公次真州與南兵戰珠金沙殲  
其千人獲盃船三千艘既抵維揚視楊子橋河路漕  
真粟以助揚之即樹柵斷其餉道宋都統姜才領馬  
步二萬來爭期於必取南軍夾河為陣公麾騎士踰  
河直斫姜陣才所將多亡命叛降餘皆淮卒勁勇養  
銳日久戰數合堅不能却我佯北才軍果逐之我奮  
而回戈萬矢雨集彼不能支騎先遁去我隨以鐵騎  
蹂之追奔斬馘萬八千餘級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



臣以兵萬艘駐焦山東七月辛未公登石公山草而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公曰可燒而走也遂摘仇健善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公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箭著其蓬檣烟焰赫赫窘無所出先是虎臣命前舡悉沉鐵纜於江示以必死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圍走追至團山獲白鷄子七百餘艘是後淮東諸城兵不敢出矣十月壬寅進拜榮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庭芝校檜須御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公駐兵小洲彼絕應援揚不能為後患兵不血刃而兩浙平定公控制之力為多十三年二月乙丑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左丞相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

故也若絕聲援塞饗道尚恐東走通泰假息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拒高郵寶應糧道貯粟以備灣頭堡留屯新城用逼泰州又遣千夫長伯顏察帥甲騎三百壯灣頭兵力仍諭之曰庭芝水路既阻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賊歸路六月己酉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果犯丁村與我兵相抗至曉伯顏察來援兩將皆牙下精兵旗幟作雙赤月大軍望其塵起連呼曰丞相來矣南軍識其幟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辛卯李庭芝挾姜才東走公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僅入泰州守將開北門納我師執庭芝等出繼州降乙卯泰州守將開北門納我師執庭芝等出繼



命戮揚州市初揚泰下公申嚴士卒不得入城致毫髮犯有武衛軍校掠民一馬即斬以徇其號令肅賞罰信有古名将風其年九月兩淮悉平冬仲北觀現世祖皇帝於大明朝殿旋陳宋俘設大燕賀平孽宋因上奏曰是皆

陛下威德所致臣阿木何與焉君臣慶洽雖彤弓湛露有不足喻其樂者第功行賞實封興泰縣二千戶

廿三年奉

命北伐叛王昔刺木等明年凱旋繼西征至哈刺霍州以疾薨享年五十有四計開

上震悼久之詔諭有司曰阿木平昔多負勤勞其靈車南還給駟騎六十足所過供帳設奠奠大同宣寧

縣公貴而不有其位難而克任其貴料敵明臨機果聞敵所在忠勇奮發不俟嚴辦躍馬挺槊陷陣深入故士卒感服爭出死力南征北討四十年間大小百五十戰未嘗敗衄其追降生擒者皆釋而不問及處閑暇恂恂似不能言論者謂公智信仁勇四者兼備與孫吳合云某竊嘗考昔方叔召虎為周宣平淮夷詩人述其功績鏗鏘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觀之若神人然不過陳其車徒之盛謀猷之壯而已若夫開府公飛渡長江合勢先攻因舟於敵乘機制變間不容髮恐詩歌功列之於雅人有不足諭其美者况三世繩武為國虎臣身都將相功名自終越古無輩由



皇祖元戎推誠事上顯稱都帥竭力殊方開府公奮  
身為國心若金石忠結人主之知功定天下之半宜  
乎如營平侯展用於漢宣形圖麟閣郭汾陽輸忠於  
唐室廟開私第蓋君臣之義始終之禮自相感發固  
將有以焉爾異代同德古今一時又何假魯靈獨美  
龍旂之祀哉爰作樂歌以登新廟其辭曰

奕奕新廟

有血其庭

兢兢四阿

桓桓兩楹

鼎薦牲牢

樽湛玄清

三事同儀

品物具備

上交神明

下輔孝治

子孫烝烝

執爵而升

以裸以濯

乃伏乃興

儼然儼然

如聞形聲

工歌祝告

載揚戎武

於赫

皇祖

方叔召虎

翼戴

三聖

肇開萬宇

忠勇奮發

所向臣虜

威攝西陲

削平南土

饒景同龔

照映中古

於燦王父

奮戈濯征

憬彼西夷

是懲是膺

如霆如雷

不震不驚

雪山雲靜

溟水波澄

鱗甲肆狂

皇威再暢

掃除妖氛

破南海浪

殘曠宋境

孰敢為抗

赳赳堂堂

寔曰忠壯

文昌上将

兩兩翼帝

羽林壘壁

橫大利器

於惟顯稱

繫時英衛



師干之誥

折衝萬里

嘉鼓歸來

敦詩說禮

世祖再造

有虞秉鉞

負固不庭

俾往式遏

料敵制勝

如火烈烈

摧枯燉雪

江海有截

車書會同

論功推傑

元貞守文

載念忠勤

登秩錫土

光融九原

有來酣戰

意甚閑暇

醜酒臨江

投壺雅歌

歛之一堂

冷風灑灑

鐘鼓和鳴

祖考來假

宜其家世

翼翼振振

孝孫有慶

聲於廟門

侗俟伊誰

平章政事

為子為臣

惟敬惟義

祉委祥臻

忠傳孝繼

子孫承之

垂裕罔替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一

碑

大元嘉議大夫簽書宣徽院事賈氏世德之碑  
元貞改元之二載歲舍柔兆月維誕賓十有七日甲  
申 駙馬高唐王臣閻里吉思奏簽書宣徽院事臣  
賈脫里不花言惟賈氏三世先臣供奉內廷繼典玉  
食夙夜祇勤願著徽勳今飭終之典表行之銘未蒙  
贈賜敢援例以請 制曰可仍傳旨翰林文諸石碑  
傳信後來臣承

詔伏念方今追崇

宗祖因之懷想舊臣稽之古者寔

皇王盛事敢再拜稽首致其世系而論列之謹按賈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一

碑

大元嘉議大夫簽書宣徽院事賈氏世德之碑  
元貞改元之二載歲舍乘北月維誕賓十有七日甲  
申 駙馬高唐王臣閻里吉思奏簽書宣徽院事臣  
賈脫里不花言惟賈氏三世先臣供奉內廷繼典玉  
食夙夜祇勤願著微効今飭終之典表行之銘未蒙  
贈賜敢援例以請 制曰可仍傳旨翰林文諸石碑  
傳信後來臣承

詔伏念方今追崇

宗祖因之懷想舊臣稽之古者寔

皇王盛事敢再拜稽首攷其世系而論列之謹按賈



氏世為燕之大興人高祖仕亡金職庖人氏祖妣夫  
人李氏生一子曾祖諱普刺體兒魁梧箕裘世業資  
謹愿以孝行聞鄉曲

國朝甲申間因上元奉御劉公紹現

莊聖皇后時

睿宗駐和林北有大水曰也可莫瀾有峻嶺曰杭海  
峇班與中土遠邈以公不憚遠侍闕庭即令典司御  
食甚稱

上意顧而愛之以其孱疎色黃因賜名曰普刺然慮  
公漢人與風土不相宜令徙居澤州以優便之既而  
上思公不置曰賞禁在吾左右飲食起居珠安道也  
復 召之供奉其諸色庖丁悉隸焉凡宮闈所需改

雖繁多事亦辦給人有不逮未嘗挾所長以聲色拒  
人衆以此敬愛若儒素然加以謹飭固密動而有為  
故屢蒙

眷諭命與貴近商確大事深識遠慮出人意料時

世祖在潛知其重厚可大用迨中統建元特授提點  
尚食尚藥二局兼領進納 御膳生料令佩金符用  
彰勤恪既而

昭睿順聖皇后嘉其克調鼎味以宮人蘇氏妻之年  
既耄猶不倦勤既而以疾不起將革索賜衣及所乘  
聰輦至庭奄然而逝其方寸洒然略無愧慊送終之  
具一從宮給塋漆園先塋寔至元五年二月八日也  
今贈嘉議大夫聞喜郡侯謚曰敬懿夫人李氏淑慎



柔嘉光脩婦道初奉姑於兵間食少不足供養自以漿脚雜菹而食其賢孝可知年五十九沒於中山繼姑亦亡壽九十有四夫人生子一人今贈聞喜郡夫人謚曰節孝祖諱醜妮子竊然殊異及長多力個倘有襟量甫五歲

世祖皇帝愛其風骨峽峽嘗置御坐側既冠

昭濟聖順皇后娶以宮女毛氏從征大理嘗躍馬入水捉戰艦一併擒甲士十餘人

上重資壯其勇而惜其輕銳也自是命與丞相線真出入而持護之及還上欲大用以疾終檀州今贈資善大夫臨汾郡公謚曰顯毅夫人毛氏系出延安有婦道宗族以賢稱撫育孤幼皆致成立賈氏復振

夫人之力俱多享年六十有一贈臨汾郡夫人謚曰靖淑子男三人女二人孟曰忽林赤仲曰買狗性沉厚寡言笑幼事

裕宗皇帝官奉訓大夫典膳著令卒年四十有一季曰寄狗天資慷慨能睦諸親自幼侍

安西王官至懷遠大將軍陝西屯田總管府達魯花赤卒年三十有七孫二人長曰錫烈門官至掌膳局提點次日觀音奴女二人長侍中宮既笄願披髮為比丘尼賜號崇教大師次日邈罕適中書左丞相耶律公第九子叅知政事希逸顯考諱忽林赤資寬厚美儀容善騎射中統辛酉扈

上北巡道出釋壺土風霾晝晦敵有賊來犯遂射而殄焉下上壯之至元初襲祖父職佩金符提點尚食尚樂



二局兼領進納御膳生料夙夜在公克紹乃職繼授嘉議大夫簽書宣徽院兼尚膳監事出入禁闈三十餘年嘗侍清燕調羹御幄曾無覆餗之憂將命公朝每抱有終之戒悉心盡慮敬慎如一過則歸己善則稱人橫逆之來直受之不校其雅量有本根於天性自然非矯揉造作而為之也以其年月日以疾卒於位得年四十有三訃聞

上哀悼竟日闔朝諸臣弔哭皆失聲下至庖丁宰士緇送長號者無慮數百人自非推誠接物素服人心焉能感召如是今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諡曰忠靖夫人忽八蔡皇叔安西王與同乳哺聯貴氣宜室家德克於容行踐於言爽朗而不掩其柔嚴恪而不失其和奉舅姑

則盡孝事夫長則整節曾入監宮紀蒙賜珍玩甚厚今封絳國夫人子男七人長曰完者不花昭信校尉尚食尚藥局提點卒於官次日也先不花奎世曰脫哥里不花嘉議大夫簽書宣徽院事曰也相忽多魯中奉大夫司農卿曰王六曰布延不花侍

皇太后於西宮曰忽都不花孫六人完者不花之子一人曰乞里乞反脫里不花之子三人曰也先帖木兒曰達里麻室利庶出曰班不王六之子一人曰撒里忽都不花之子一人曰伴奇臣嘗觀周禮天官而下即膳夫庖人之職豈人主尊嚴不辱其身無以護養元氣根本惟其血氣和平志慮充溢而後使國脉民命乃有所恃而發政施仁敬為天下之福令賈氏



五世嗣守世官同濟厥美且其子孫報施昌熾榮顯  
有如是者銘曰

賈氏五世

箕裘相承

蛇化蛟騰

不變其形

大安享年

萬室南遷

天道在北

公知其然

負鼎北上

割烹擊鮮

既現

齋莊

奉承周旋

乃眷乃顧

忠力于宣

神龍奮淵

儼景同龔

尚食尚藥

聖躬萬安

謹飭周密

耆艾敬履

出入卧内

將事不違

燕喜龍樓

饗獻朝堂

鼎鑄刀匕

威儀鉞鉞

養德養殊

其道有光

一飯之勤

其報彰彰

况乎

萬乘

福賜可量

龍數優渥

垂裕後昆

若若纍纍

爛其盈門

有來遐祉

大集公身

八秩之壽

五福之尊

一笑而逝

長遊帝閣

迨夫嗣子

忠勇絕倫

秀而不寔

大用遂也

于嗟麟趾

迺見振振

於穆孝孫

有儀有藝

功歸衆人

過則稱已

犯而不校

是又人所難尔

調和鼎味

有相業履

其在內助

彤管有常



帝曰懋哉

德容巍巍

朕自郊禘

深知所以

繼續而行

世濟斯美

崇德尚功

有例有法

曰祖曰禘

若孫若子

益以顯號

公侯有常

表之豐碑

漆國故里

臣拜稽首

慎終如始

臣力方剛

國報無已

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大元以神武戡定區夏長策遠馭控制撫御之方甚  
悉故治無小大例建官臨護猶古監郡然而推成  
前代為有加維魏府盤城千里為幾十萬其襟帶之  
雄節鎮之重自首號建國至署監總者必帥代世曾  
練達時体通習漢事忠貞而有材望者膺選在桓楹

甫夷之後官府草創之初布宣 聖靈統攝羣屬其

民瞻而勝保董之任者鈐部李公其人也公 益立

山其先係沙陀貴種唐亡子孫散落陝隴間遠祖曰

仲者與其伯避地適五臺山谷復以世故徙家 酒郡

之沙州遂為湖西人顯祖府君歷夏國中省官兼判

樞密院事皇考府君用級爵受肅州鈐部其後因以

官稱為號喪亂譜亡遂逸名諱公昆弟四人獨公少

負氣節通儒釋洞曉音律以廢僞直官省積勞調沙

州鈐部建

國朝運開乾維時公兄由肅州長奉使於我

太祖聖武皇帝異其才辯因與館接使察罕深相結

納情好既密約輸款內附天兵奮肅以射書事覺遇



害及丙戌冬師次燉煌公審天命之攸歸憤兄忠之不果遂拔部曲詣軍門迎降

太祖以公首効忠赤特加褒命隸國王木峇里帳下從征羗落每戰憐王所敵故所向克捷有功丁亥夏師還乘破竹勢命圍將忽都帖木兒偕公招諭沙州守臣率衆偽降伏藪擊走之忽都結追兵垂及公馬下所乘授之得逸去乃麾下左右逆戰却敵而還王壯其勇召使前勞焉曰當危急際委已以齊人汝命固不靳邪對曰彼國之數舊尚墮焉計百辱若命以新附顯被驅策效節死事適所甘心

太祖聞而嘉之仍諭曰卿勉宣忠力會當以好爵縻汝明年戊子春從攻沙破之帝怒不時下欲屠之

城泣謝曰彼逆命者渠也一二人何與焉若悉阬之恐堅未降者心且臣戚屬成在願賜全宥

帝錄其功忠許焉闔城賴以生既而命貳業陌赤行其部斷事官公不鄙夷其俗故裁遣終日無倦色人服其詳明焉庚寅秋有詔檄諸部精兵忠勦之士西征阿思部署公選鋒率轉開而前斬艾不勝計進圍城聚踰月不即克一夕公伺守陴者急帥猛士潛登其墉殺十餘卒即大呼曰城已陷矣諸軍進隨阿思乃潰策功居第一擢千夫長自是勲名焜耀

朝廷有意大用矣歲甲辰詔選勳能佐行臺於燕上以公克諧往焉時節制所及二十餘道機務填委日復一日公輔相聽斷動合事宜政多便於時者辛亥



春 朝廷稔公綜練國事復有茹面西土之寄以年  
高辭不拜

憲宗皇帝獎其舊臣處內地使之命錫金虎符充大  
名路都遠魯花赤復賚白金御驃以寵其行魏自兵  
後官府甫建群豪諸司錯迷長雄不相下致政令不  
行事多齟齬公知其然無鉅細一以重典從事初則  
選然既乃弭耳聽約束惟謹大綱既振於是舉廉能  
拉奸暴扶良善惠鰥寡凡政之不便民所欲而未得  
者率立行而更張之至於外而營幕連野內則使者  
旁午咸畏公方剛莫敢侵分少有年於民一日釋菜  
朝學顧禮殿黜祀公喟然嘆曰澤宮風化所繫今若  
尔何以興善心於民乎即完治一新其亭傳長府皆

以次修舉衡漳歲霖潦泛溢為民害甚侈公請於朝  
跨河槌堤仍植槐柳萬本苞固峻址捍禦崩齒且充  
歲時材爨之用迄今公私賴焉相有劾賊張黨結石  
餘輩在所為梗官不能鈴潛入境行劫公兼知窮其  
根株窟穴撓捕無遺自是相魏之却民安田里暮夜  
絕桴鳴之警矣己未春令

皇帝南伐駐蹕濮苑起公從征既而知公恙命尚醫  
視春禰殊渥其年秋七月竟以疾薨於位春秋六十  
有九公資嚴明不妄言笑清峭有機警以忠順上結  
主知致出益大政名聲極於時利澤施於世平居循  
循為善若不足惟恐一物之傷及求濕吏曹糾繩姦  
謬不絲髮少昏虎符麟節長魏師者九年號令明肅



豪右屏息四境樂業隣藩慄其威望初公行春近郊  
見歲揆菓芳者公責之曰此天地秀實以養人多折  
何為乃朴教而去自是方苞懋之物莫敢有暴殄者  
其始焉以重典立威終之以惠愛及物類如此至元  
戊寅葬公於大名縣堊頭里之新阡從卜食也夫人  
田氏白氏附焉三子長曰愛魯襲公世爵至元四年  
遷金齒等國安撫使尋陞授雲南道宣慰使兼都元  
帥今進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雲南等路中書省  
次羅合終大名路行軍萬戶次小鈴部代兄民職孫  
三人長教化孝友英發業問學有蘊藉至臨政精覈  
矯矯有祖風今階正議大夫佩金虎符充大名路總  
官府遼魯花赤兼新附軍萬戶曰帖木兒教武校尉

固鎮鐵官提舉曰萬奴遣中朝侍從官嘗聞活千人  
者後乃有封公沙州之請何啻千人哉今子孫繩絕  
承世爵而繼祿次豈非陰積致然耶既襄事之三年  
嗣侯教化百拜以墓碑來請曰我祖捐館以來將二  
紀於茲曾是表時神道無顯刻以昭裔昧朝夕惴惴  
有不遑息者幸憲使惠顧以畢厥志庶圖報適追之  
心有以招告存歿大獲慰焉某謝不敏禱愈懇以教  
孝求忠之義固不得辭謹按所具善狀叙而銘之其  
辭曰

乾龍奮飛天北方

潛蛟乘時亦雲驤

李公材武邦之良

拔身向明佐興王

西顧崑崙掃河湟

有來群后何滾滾



公從鈐校參戎行 卒能建功出非常  
天威西收陳堂堂 凱歌歸來百戰場  
龍泉精英百鍊剛 試之剴繁尤允當  
行臺駐燕總皇綱 上計委積如陵岡  
歛伏雄毅歸贊襄 於惟致君變時康  
我聽我理多拯匡 一日問望馳四方  
醕功便老國有章 付之方岳又汝長  
魏昔建國千里強 德星出昴光煌煌  
憬彼羣屬勢軒昂 正名定分我所遑  
拊摩瘡罷抑豪強 百廢具舉用乃張  
若傳有亭積有倉 里不梓嘗孰竊攘  
大賁祀殿開西庠 春風絃歌齊魯鄉

清民于淵吾閔傷 躬督萬民健隄防  
濁流不揚耕且桑 功餘保障歲屢穰  
始焉立威肅秋霜 終以惠鮮熙春陽  
民祝公壽福此邦 曾不少留我涕滂  
公雖遽往有不亡 陰積陽報理乃彰  
子孫嗣封奕葉昌 高牙大纛宜飄揚  
河流洋洋沙鹿蒼 是為元臣衣冠藏  
惟德在民久愈光 嗚呼此碑古甘棠  
大元國故衛揮路監郡塔必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元天繼神武戡定區夏禁網雖濶鈐制有方曰州  
府曰司縣乃建官監治于上路則復設總監一人其  
位望之隆控壓之重若古方伯刺史在諸王分地許



持選掄委之為任之久比同封建嗣承世爵校常調  
為重若夫寵襲漢韶榮分虎節卓尔良碩之才允濟  
承宣之美其生也愛方召父其歿也思遠桐鄉者際  
我衛輝路都監郡塔必公其人也公諱塔必迷失系  
出瀚海大族王父府君諱押脫玉倫初

太祖武聖皇帝龍飛朔漠合一諸部公苞翊開拓屢  
樹勲伐授阿不罕部工匠總管仍佩金符顯考府君  
諱玉魯忽倫為人撝勇善騎射早以世胄為內侍官  
歲壬午

帝西征有獻扶拔昔齒御驛 上怒合圍大蒐公蹙  
獸至

帝前射而殪之 上喜懋錫百馬以旌異自是歷事

### 莊聖太后

憲宗皇帝以先朝勲舊為御前總執法每大攝饗衣  
盛服乘名馬麾纓杖肅官儀周行雲幕殊顯赫也

府君生四子公即家嗣也公姿白皙美髯而氣幹魁  
偉膂力絕人長髮及秩出入禁闥親密無間已而有  
言貴近納賂致叛者 上命搜索帳素獨公衣被外  
原粟數斛而已由是肅慎為 上所知己未秋

憲翰西陟棄群臣而北明年庚申

世祖皇帝北還公倉皇東播迎謁中途 上素聞其  
賢為顧恤之及 登極俾就宿衛至元三稜

詔以衛封 皇姪玉隆答失為米邑陞州而路遠輟  
公來監治既下車以衛壤褊狹路郊衝會使軺營帳



騷屑無時不力為撫養遺黎保障一切恐靡然無復  
網紀償瘠取上如淇控北微無所附震公請於朝求  
隸分辦主宰汜民勞為多由是衛以三州五縣列河  
朔劇鎮明年 諸王禿忽魯南征道出淇右供糧儲  
侍至駭民能公遠近咨其故下教申嚴衆斂跡而過  
輝營帳千屯分收共西夏則避矣洛頂冬則迎燠山  
陽踐食村落較縣州縣有不勝其撓者蓋十年于茲  
公落其機牙來就約束輝民殖園竹仰供賦稅監司  
掩之入官少有犯民即破產抵 養民之道公  
上奏力陳利害竟還民產劉 教夥微甚  
急雖破產莫克償公憫其 數不  
虧為申理之得免釋 惠孔

子朝兵後廢撤不復者五十載公首議修建解二驂  
馬輟俸稍兩月以佐費流迄工壯麗甲諸郡釋菜告  
朔文物煌煌其源厥民彝思樂泮水貽謀後來有深  
意存焉者六年入奏膚功 上喜甚以

憲宗嬪賜之金玉鞶帶上賜雪鶴副馬七年河朔大  
蝗衛獨不為災識者謂德政所致其秋料民為兵甲  
衣需細製之市闕民不易得公命以繒代

救使以之軍興不可曰晚有悞我則任之民賴省便  
八年夏四月入覲得疾 上命皇姪阿速解同尚醫  
來視以六月十有三日薨于上都寓館得年三十有  
九訃聞 上嗟惜者久之遣使護喪南歸莖及縣西  
郭清水之曲公安剛毅嚴明事上忠奉母孝平居寡



言笑凜不可犯及與僚吏共事有量知體通議論樂從善無一毫自用之私要以愛養民力成就王事為亟知總尹陳公祐之賢敬讓歆洽與其施設至事關興除人莫措手者即任其責不自備階晨起坐堂上吏抱成牘覓進公詢尹云何曰得即署及朝貴種譯語濶翻辯論請索閨不可支者不動聲色徐以數語應之即聽決而去退食鈴閣下侍立不三數人門庭肅然杜絕私謁當時政令修舉豪強斂迹賦役均簡俗興禮讓河淇間民物雍熙風化大行皆由公處之以公廉樞之以勤強鎮之以安靜有以致也時移事易人士政存三十年間人物有渺然之嘆論者謂仁者當得其壽積善常與其報公位不滿德壽未遐

齡天之報施果何如哉乎曰不然賢者必有其後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存焉天道可必至于孫而後定者審矣夫人月朔氏妾淑婉亦瀚海名家後公十七年卒相安玄堂子一人即今嗣侯塔失帖木兒女四人長次適輝長玉失乃次適汲尹也先不花次適工匠府經歷小云失不花孫二人曰不顏帖木兒曰脫忽帖木兒女孫一曰不顏的斤初公薨嗣侯甫三歲後二載太夫人挈之謁皇姪阿速歹令舉頭視曰曰嘉肖其父仍撫背謂曰汝早成立當繼先業既冠從叔父懷遠親

世祖皇帝詔侍湯液扈東征有勞績至元二十五年命襲爵官懷遠大將軍材識明敏臨事善裁決止酒



十年讀書無倦秉志挺特有過人者祇通先志儼然  
時彥蔚然以賢師帥稱佳聲載路達于

天朝蒙賜府第一區賢王亦以錦衣玉帶白金為養  
大德改號歲冬十一月以書帶走京師請於某曰孤  
子無所肖似尚賴先人遺澤假嗣爵位朝夕惴惴以  
圖報為亟惟是揄揚先美昭示永久庶幾少有慰焉  
敢百拜以銘章為請追惟先郡公交最久知行已為  
詳義有不得辭者謹按善狀系而銘之銘曰

金天瀚海包元精

斗極通貫氣上蒸

地靈人傑古所稱

篤生世賢為國楨

爰有

真人起朔庭

風雲灑景爭騰騰

維公家憲開五城

執掌大憲昭儀形

帝前盛服麾仗纓

雲幕萬士羅天星

肅焉約束一氣凝

日華光動劍佩鏗

渥洼神駿天池鵬

維藩米邑洛衛垌

其性視師汝則能

衛維小邦勢孤撐

民采事劇力莫勝

興滯補罅瀆力行

爾絲保障事匪輕

今則致理宜合并

與善知體政大經

茲焉吾分非自京

坐鎮政有公而清

暴強斂跡民牧寧

學校修舉禮讓興

吏畏民愛化大弘

紫庭入秦報政成

賜金增秩循固應

嬪以天御何寵榮

煌不為災歲屢登



民沐膏澤如履蟬

顯公福壽川方增

一夕星殞嗟有聲

素旂南下風冥冥

民失怙恃嚙昇衿

昔歆且舞今涕零

臧孫有後事可徵

嗣侯善述德日馨

豐碑墮淚勒我銘

大書世篤忠與貞

懷我風愛為世程

龜麟漠漠秋烟生

衛人尸祝公之靈

桐鄉世祀何千齡

大元中奉大夫叅知政事稷山姚氏先德碑銘

至元改元之五載秋七月憲臺肇建予以配肅天德

用昭太微執法之象 詔平章政事塔察公為御史

大夫其裏行十有二人就舉所知以充員數某亦忝

造力列始識姚侯君祥於肅政堂為人謙閑有瞻氣

勇於必為又功名自意尋膺才選由本臺架閣授監

察御史朱衣白簡意躍如也時 朝廷方勵精圖治

思聞讜議振折執轍強傲之氣君祥一旦責與志合

義激于衷殆似與事聞者嘗與柄臣旋辭得失推姦

發伏見於聲色不少假借彼情露氣褫落其機牙

上為動容嘉其峭直因目之為已兒思國語謂其不

畏強禦威猛猶虎然且喻之曰尔後有違

太祖聖訓及干朕之紀綱者許令直違鑿所願言由

是臺閣生風士論有埋輪都亭瞻落金吾之目故四

仕風憲入長秋宮再尹大府皆著能聲遂進拜中奉

大夫叅知政事因不自違暇曰愚忠朴直勒用何有

致茲貴顯追念先考讀書邀世不一見於用潛德融



光流慶後人欲報之德吳蒼園極有求銘太史先賢  
泉夢霜露之感庶幾少慰遂以銘章來請自惟君與  
不肯早以義交友愛之情寔深孔懷况久要不忘其  
敢以不敏辭謹按東雍之姚系出唐宰相文貞公遐  
裔遠祖伯祿嘗任絳州觀察判官卒塋屬縣稷山之  
南陽里子孫因占籍為邑人今姚其氏者尚餘七十  
家雖莫克昭穆要之同出一祖風聲氣習猶可識也  
君祥大父以祖窳艱於湊合別起新阡於嘉禾之北  
原父諱某生十有八值金季捨讓家業蕩盡孑然以  
孤童子流寓代之雁門鄉貢進士趙公愛其姿性温  
克館之為門借其先素以方技行府君幼傳家學或  
勸售其術以資生事曰利者人所共趨其如不可何

暨重事人命死生繫焉今以餬口計措不精之術於  
其間寧寒享死義之所不敢為也聞者為歎是遂安  
貧處分以闡摩為業終身不易非道一介不取與於  
人輩歎屢空進修之志不少輟由是遠近矜式以師  
儒推重之及二子稍長嘗庭訓曰聖賢千言萬語歸  
人於善以要領而論不過忠孝兩端而已汝等其勉  
旃異時立身成人恐不外是壽五十有八以疾終於  
代遺孀天福等起宗顯親歸塋先壠為切配趙氏治  
家清嚴教子孫有法君祥初拜御史戒之曰古稱公  
尔忘私汝既委質為臣當罄殫一心黽勉所事勿以  
未亡人為卹俾我追繼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君  
祥亦請於憲府監察責當言路有犯無隱倘因事獲



謹乞不親累或以奏聞 上為稱之曰已兒思母子  
雖生茲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命侍臣董  
文忠傳 首翰林院特書其事光昭簡冊由是夫人  
賢淑聞於時元貞元年十有二月晦考終歸下享年  
八十有七生二子長曰天福即中奉君次曰天祿終  
和衆縣簿男孫四人女孫二君祥之子曰祖舜終秩  
書監著作即曰和尚未名女二俱適華族天祿之子  
燕山駟速不歹先是君祥總尹平縣絳即屬郡封樹  
墳券乞儀制之得為者略皆備具及母夫人之喪方  
尹真定即棄官奔赴爰奉二親祔之玄壑既償先志  
適侯孝思維姚氏自文貞公已來歷唐迄今餘五百  
歲彩纓若綬代不之人迨雁門府君遭罹世故家業

中襄復能積德累行躬不交社遺之子孫中奉君承  
世德之清源後諸以蠲潔而端其本米群言之枝葉  
滋之以茂實而循其能且予起身布帛致位紳相為  
連為率勵薄俗而振清標也是宜銘銘曰

岷山導江

發源藍鰲

微樺蔽空

起於毫芒

士貴尚志

再世而昌

天道於赫

孰為茫茫

東雍之姚

系開鉅唐

盛衰靡常

善焉降祥

繫雁門君

源深流長

不享其報

後社昌量

生文夫子

訓以義方

一朝奮飛

大我門墻

峨峨膏冠

振朝之綱

推嘉發伏

耻後趙張



嬰鱗上諫

屢息其囊

精誠耿耿

洞達

帝傍

以虎喻猛

獎其忠良

游刃恢恢

盤錯莫當

外臺雄峻

搏擊翱翔

羣狐闖穴

一鷲橫霜

風動百城

孰為暴強

遂參大政

榮極寵章

豈曰子能

先代之光

追報無及

有事顯揚

豐碑揭業

勒銘煌煌

惟孝移忠

惟忠孝彰

孝繼忠傳

大風泱泱

子孫訓之

昭示不忘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二

碑

天元故鄭州宣課長官盧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元己丑冬予從憲福善識前政大中盧君沉厚謙  
抑蓋卓卓有為者及聞諸僚友間君自平江溯以來  
治軍撫民俱有成効惜去之遽不暇款接也後六年  
予方細書石室來謁曰天祥負募深重向任回甫拜  
先隴不幸考妣相繼奄逝今祥禫已終惟是告神明  
傳永久者不內翰是託其疇依幸惠顧無讓既而持  
善狀以墓銘來請迺勉為論撰之公諱元姓盧氏世  
為許之臨穎縣里仁鄉人曾祖祖代邈名諱俱逸世  
樂耕稼以善行庇一方父諱某金季以勞主襄城簿



嬰鱗上諫

屢息其囊

精誠耿耿

洞達

帝傍

以虎喻猛

獎其忠良

游刃恢恢

盤錯莫當

外臺雄峻

搏擊翱翔

羣狐闖穴

一鷲橫霜

風動百城

孰為暴強

遂參大政

榮極寵章

豈曰子能

先代之光

追報無及

有事顯揚

豐碑揭業

勒銘煌煌

惟孝移忠

惟忠孝彰

孝繼忠傳

大風泱泱

子孫訓之

昭示不忘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二

碑

天元故鄭州宣課長官盧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元己丑冬予從憲福善識前政大中盧君沉厚謙  
抑蓋卓卓有為者及聞諸僚友間君自平江溯以來  
治軍撫民俱有成効惜去之遽不暇款接也後六年  
予方細書石室來謁曰天祥負募深重向任回甫拜  
先隴不幸考妣相繼奄逝今祥禫已終惟是告神明  
傳永久者不內翰是託其疇依幸惠顧無讓既而持  
善狀以墓銘來請迺勉為論撰之公諱元姓盧氏世  
為許之臨穎縣里仁鄉人曾祖祖代邈名諱俱逸世  
樂耕稼以善行庇一方父諱某金季以勞主襄城簿



有聲妣李氏姿明慧知經史公垂髫教之讀書每以  
言動不妄為誠及長存誠尚義挺然有守不為流俗  
所移歲壬辰公避地鄭之管城及汴梁下民環鄭而  
來者日以千數公知衆心去留未定即會而喻之曰  
鄭土號稱沃壤萊荒歲久詎可數鍾今棄而不耕但  
遷避為安其安果何在哉吾欲捐私廩助種食與汝  
曹並耕而食一旦有成不猶愈餬其口於四方若等  
其有意乎衆感而惟命由是遠近孺慕歸依者衆生  
聚烟火漸復平日之舊迄今鄭人尸而祝之庚子辛  
丑間

朝廷聞公信義多之乃曰智勅一官用求可量也遂  
舉充郡六縣課稅長官數年間事辦而民安不知有

壑斷也其寬和如此既而嘆曰放利而行不容無怨  
况非素志遂投牒而去優游田間處身事外有教子  
讀書立門戶盡地利厚蓋藏而已歲時伏臘擊鮮具  
釀與親戚父老寧止燕爵樂于昏也先是治第郡城  
中然未嘗久廢杖屨所安多注里仁別業辛卯冬一  
夕與隣里僻訣曰相親久幸各自重遂命駕入城衆  
訝其遽如許也已而果微恙召諸子若孫告之曰昔  
吾翁媪兵燹餘營理生產五十年間勤苦脩營方致  
苟完今壽踰八秩嗣子致位通顯吾何修而然是皆  
祖禰積德勤力所致第官無高庫廉慎能安家無肥  
瘠共儉可保吾平生行已汝曹猶及見之諸孫溫飲  
不知艱難所自讀書力田慎勿偏廢如是則盧氏其



未央也言終而逝享年八十有二夫人薛氏祇嚴貞  
順母道有光夫婦相處五紀公之意不毫髮少失後  
一閨無疾而終四子長天祥次天祥次天祥次天祥次  
提刑按察使次天麟未仕天祐忠翊校尉行軍總把  
戰占城歿皆薛出天瑞晉江縣尹前公卒一女適曹  
氏子孫七人從善從禮從順從道從正從德從謙從  
禮襲父天祐職忠顯校尉行軍千戶餘皆幼孫女九  
人四適士族餘在室曾孫一人曰允孫曾女孫一人  
尚幼某年月日天祥等奉公柩塋大陵先塋某穴夫  
人薛氏附焉公為人魁梧重然諾寡言笑言則為衆  
信服處身治家不侈不阻理恒業課僕各得其宜  
故能上下戮力農事修整子孫朝夕問謁肅若官府

雖捨穰際姻親御曲類其依藉與平時無異初江左  
平公南遊衰漢遇停者疾病頓頓道塗間憫焉遂罄  
行囊中物贖而良之者甚衆至于行高恩積在人又  
似夫漢樊重之行事也是可銘銘曰

天稟中厚百馬可為事以誠應其將孰違暨暨盧氏  
家類之涯三世在野為農師顧此大本我控我持  
迨乎府君一誠是思積而能散識符事機大梁既下  
流砥回馳環鄭而東莫知所依一語還定衆 若歸  
啣啣鄭圃溘溘冲波烟火相望雞犬垣籬緊鄰有存  
曰漁曰皮尸而祝之惟公其誰豈非義豪善人幾希  
遠而拜官非吾所期解紱南轅幅巾杖藜袂我東作  
西成可知崇彼祀節張吾四維鳴徽有子幼之樂營



產盡吾樊之規流惠閭里賑乏宗支人以為君子富  
於此見智人所推取諸理化政將同施婆娑故里壽  
高期頤子孫蕃絃何若若方纍纍臨終朗朗二者勿  
遺蓋耕稼乃種德之本教子隆起家之基古人取必  
於身後公獨享福於平時狼破淵淪大陵在魏異時  
瞻豐碑於木杪其有感於斯者知無媿辭噫

金故朝請大夫沁陽縣令趙公神道碑銘并序  
金自南渡後封壤日蹙軍國調度百色所須悉取辦  
民間然迄於亡而不知困其良法善經維持而有力  
者多農師辟令是歸若乃策名俊造列官令宰終其  
職而不負所舉者趙公其一也公諱鵬字博霄蒲之  
河東人幼習舉業弱冠有聲場屋間擢真祐三年詞

賦進士第父元善舉前學世以農致富及公第諸  
負債者悉折券以贖曰吾所得已多尚何貪為其知  
止如此公釋褐主芮城縣秩滿令闕縣請留公行臺  
廉其能俾攝縣務既而調同州澄城令民安公教政  
方著左曹請赴入補尚書省掾未幾用薦者辟授沁  
陽縣令沁邊邑也戶繁俗剝薄多不地著號稱難理  
公下車設教條督游惰行視田里相民利病而興除  
之見其土腴而桑鮮及知玉池迤坡等陂民嘗資以  
蒔稻歲獲千萬鍾年深堤堰圯漏貪取恣引強者有  
餘弱者不足田有涸而生埃者致相訟竟歲公審其  
若是令口水為利殊博旱乾有藉焉正惠潤餘而用  
不均又曰設使菽粟如流寒無袴襦將奚以卒歲乃



槌北直滄瀕港散理溝洫復作斗門提闕十數處量  
田疇為可澆約束又置鼓畜犬於田畔以警其姦竊  
自是紛爭息民無所私及課植桑歲至三十萬株縣  
以之致富焉公曰既股而教聖人之大經於是謹序  
序表善惡以教其禮讓有射生張青者闖跨兩徽頗  
橫恣不法民嫌之公廉知攝至庭嚴加教戒成就給由  
牛易藉農伍許以自新曰今而後姦桀少萌吾將不  
汝貸青悔愧自斂迄終更不復為非其興利易俗先  
教後罰殆召父之治南陽也農司穀實以其績上聞  
至有州縣得人之諭尋迂豐衍庫使京城變人飢至  
相啖同僚欲私帑物以易斗食公曰我主吏死則吾  
分可切君藏以偷生耶其人慚而止北渡後流寓淇

南貧無為資時當路有知公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  
公聞之曰余方以儉素自守其可榮以仕乎竟不應  
遂教諸生為業識者多以甲寅歲夏六月二十九  
日觀漲西城歸憩坐礎言笑而逝春秋七十有三積  
官至朝請大夫至元戊寅歲改葬公郡城東郭顯應  
祠南百許步郡君邢氏祔焉公凡五娶楊氏生子庭  
嘗為郡學官文甚適同年何氏子耶氏生女華仙適  
齊氏次雷氏令孤氏再娶閻紳邢氏生四子一女男  
曰康曰廣廣傳家學嘗任管庫以廉能稱曰應曰廉  
讀書通鑿術女舜英適陳嘉謀孫七人良弼遂良濟  
民從龍顯祖時敏克謙先生資雅厚長身白晢與人  
接未嘗出一妄言衣冠顏貌望之知為一醜儒也所



交皆一時才傑如石御史子堅李右司欽叔暨其弟  
欽用欽若楊都運煥然王華陰元礼何學博與之嘗  
觀河華風土秀潤雄碩不隨時高下先生挺生其間  
清明之所萃鍾英彥之所沾浹宜其角逐文場而擢  
名進士揚歷中外而稱才大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凜凜然有德讓君子之風詞賦為平生崑門之學其  
經指授者皆有所成就某年方志學受業門下今老  
矣元兩入翰林三貳憲府粗有所聞於時先生之教  
有力焉予廣來請銘曰是某之責也其敢以不敏辭  
銘曰

於休先生

德讓君子

力擢巍科

聲馳臚仕

政平訟理

敬謹

開田里

先罰後

令行禁止

異績殊聞

驚目駭耳

一非不能

未免有已

邠論為邦

厥有深旨

樹畜耕耘

王道伊始

史傳漢循

龔黃信臣

奮髯抵几

莫之與倫

諒公平生

有得於此

至今遺教

歌詠餘美

天步改玉

士或易節

布衣歸來

教授為業

斗食苟生

寧飢不屑

銘無愧辭

剗此麟啣

是為士社大夫之墓

其光有暉

大元故奉訓大夫尚書禮部郎中致仕丁公



墓碑銘并序

金制大定間限以三品至五品職事官承蔭子孫內班供奉或省署倭直者同吏負許試六曹今史中其選驗班秋崇庫而收補焉謂之班祇出身于以抑任子苟進之風且勸多士特達者之志在當時號稱入流美科如吾奉訓丁公卓然以材術拔出倫類表見一時可謂篤志君子其敢以門資待之乎公諱居實字中華高祖孝溫仕金朝官金紫光祿大夫臨海軍節度使遂世家錦州曾祖與宣武將軍終興仇薄大父從吉明威將軍宜陽令考鍾太康稅使累官至宣武將軍公少孤稍長力學不倦每以籍蔭入雜流為慊遂去習城旦書用明威資中正大四年部掾甲首

例補尚書吏部令史南播後封壤盛負多闕鮮中外官守代攙滯公詳酌格例若不尚泥而銓調以方至事行而人服其當因建言曲阜令孔氏世終終其身有不便者請優以兩考調佗任擢族中賢者嗣秩乃尔則聖人之後材能輩出不致沉鬱朝議從之未幾擢權尚書省令史明惠太后崩暨國信出使皆以材選從事俎豆縉紳間稱其敏達積前後勞 昭信校尉勳雲騎尉金亡流寓天德黑水間

國朝方事江淮總廩餉于衛漕長宗彥亨奏公充軍儲經筵官收德望也公壽會漕計雖內輸外饋應期取辦尚以行民力為心俾人忘飛輓之勞士有足食之樂公力為居多迨中統建元開府史公宣撫河內



方圖任舊人以副閫寄故首薦公諮議幕府事公竭誠殫慮思盡心所行簿書外典憲獄情尤所明慎初許民得千戶印章於鳴間以寔甚冒稱偏裨獲戾授款而南以微賞格既而潛來事露有司抵之極刑公曰不可原其情非逆不過以譎圖賄爾竟遂減死論故制倅有處心純正用事詳明熟識國興之論其為朝野推重如是四年復應左丞濶公辟署大名宣慰司幕官適青齊用兵調度星火急公晝夜措畫責分而事辦有宿盜抵法上官主以剗刑決之公力辯曰時方閔動肉刑久廢行之恐衆情疑駭且復累公遂處以常法一邊將以辜叛獲奴從欲殺之公請識于朝左轄公曰從逆者坐死尚何疑公曰彼固有罪為

士師則可以僂之况奴為主脅寧知得已乎上之囚米繼釋後來謝公拒絕不見曰向非汝私論國典也其清春強幹至為子清公賞識且以大用許之五年朝廷大明黜陟調中外官銓法曠久後生晚進有愕然手不易措者以掌固起公遂授吏部員外郎所謂吏勲總格貼簿之類指授大略然後以今酌古裁為新格繁如也庫秩崇資陞降注擬多適其宜以能陞奉訓大夫尚書禮部郎中尋以年及請老諸相謂公齒力健未宜失此老成人請益堅得告沾沾而喜曰自今方為一事了人也其含章有終為可見矣時致仕例未行俗且以奔競患失為風聞公勇退若尔識者莫不歎羨翰林諸公至餞以歌詩美之公氣兒魁



備資穎悟兼直精敏過人挺身正路動以檢押自律  
與人交雖小信不惑及談典故論法家令人聽之媿  
媿忘倦故至元以來刪定儀制公每預其庭議焉嘗  
有以瓜果為獻者謝去之曰此固微物第生未省平  
一介妄取諸人其自克治多類此疇謂阿私可得而  
浼邪中年後勅斷家事毋復關白以書史自娛喜讀  
司馬溫公通鑑日手書為課日一錄則勝教過矣五  
歲寒暑不輟遂成全帙故晚節識益明志益篤然於  
世猶有未忘者十三年夏予考試在汴尚憶公危坐  
一榻吐論猶健聞及世適理有所艱艱然義形于  
色因泣下沾襟予訝其過如許也明年秋八月遺疾  
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五夫人趙氏金大中大夫太常

御文簡公之女孫泗州防判經之女正內主簿並儀  
有婦生四子皆讀書公資之殊力長曰誠克家不仕  
曰詢有文學淇州教官曰訓通吏事任江州某職曰  
諒能以孝移理於官而義襟藹如嘗為河南宣慰司  
提領案牘官叔負公之所鍾愛云孫男女如于公役  
後八年子詢諒來謁余跪而請曰維憲使與先君世  
契後從游且久知行已為最詳今墓石未泯敢百拜  
屬筆庶假罷後人以垂不朽幸先生無讓因第其善  
狀而表之以銘銘曰

士志弘毅

矣聞隆污

譬彼玉瑩

丹青不渝

顯允丁公

志弘氣愉

脫落門閥

奮飛亨衢

貞我憲度



勵夫廉隅 擢居省署 以才以譽  
琴囊佩玉 氣兒舒徐 表見一時  
聲光兩都 門物成務 綽然有餘  
其出其處 與時盈虛 解絃歸來  
詩書自娛 人曰吏師 我曰通儒  
淺之為失 昧於卷舒 公卿之門  
形勢之涂 老不知已 伺候奔趨  
衆眦為常 曾何異於 我獨翩翩  
勇退自如 以此較彼 孰賢孰惡  
豈惟知止而近不殆古所謂賢哉二大夫者公其  
庶乎我銘表德過者嗟吁  
故武節將軍侍衛親軍千戶董侯夫人碑銘序

故武節將軍董侯死事后十有九年當癸巳秋八月  
庚戌夫人凌其氏卒于棠第之正寢用次月九日嗣  
子守仁手開玄堂附安武節隨左禮也重念母氏德  
全恩至以守仁早備戎行省定歲有時不幸罹茲大  
故例同世俗附見於表誌之末何以慰凱風寒泉之  
思惟是鏡銘別石婉時神隱用昭懿德越厥心是懷  
內翰與叔祖契款尚惠顧使卒微志豈惟守仁等幸  
亦母氏之永光也敢百拜為請讓不容已謹叙而評  
之夫人號淑媛系蠶澤大家父松崗先生諱軸母元  
氏先生資剛正有文行嘗提舉真定八州學校夫人  
幼聰慧即教之知書既笄容止幽閑組繡剪製巧者  
餘思班經女誡皆通曉大義故金紫光祿大夫忠獻



董公聞其賢淑求配長嗣士元維董氏勲闢大族世  
稱有家法者夫人出儒素一旦起家若固有之即能  
事公姑奉祭祀不爽婦職小大悅懌化行閭閻間穆  
如也大夫人早棄養忠憲公泊武節庵從出帥無虛  
歲門內事如麻一委之主治居無幾何內外齊肅始  
一官府然審詳而不傷其婉嚴恪而不害於和以致  
家道昌宜豐儉中禮若乃終之以溫惠決之以恭順  
四十年間奉承內助夫人之力居多夫人嘗以賜幣  
為武節作服衣之入侍  
上目其製精適宜且減手跡顧左右曰董某妻必女  
紅之善者或婦語其室多悚而效之者由是夫人賢  
淑聞於時及武節之喪哀毀幾絕者再比之奉軼安

寔植碑表烈以終大禮其勤悴至矣加以鞠育諸孤  
朝過學於外夕勗志於內至祝香空際願克孝而忠  
若富與貴所非敢希至於時祀雖幼子童孫抱持起  
拜使習見熟其當然於嬰孩示教又如此故歲時拜  
慶瑤環瑜珥停鸞峙鶴玉雪照映樂融怡也至元三  
十年夫人竟以勤劬致疾既革子守仁越千里來省  
正容而謂曰宿衛事重何以我為業來吾且逝矣比  
屬纊立諸子戒之董氏一門世篤忠貞汝輩當效死  
報國無貽尔祖福羞能然吾目瞑無憾矣言畢而終  
享年六十有一生子男四人長早世次即守仁守禮  
守謙守仁姿清峻射聲有父風勤於問學恪於官守  
初以羽林孤兒襲爵尋有功陞宣武將軍簽右衛指



揮司事餘未仕皆謹愿克家子女四人俱適名族武  
節有次室曰張氏夫人禮遇殊厚生男女各一教育  
嫁娶不異此女勝四及所生女一遺命券而良之其  
逮下因嫉有茶首小星之惠若夫人者在家為淑嫗  
既嫁為節婦老而稱賢母以行以法宜有銘銘曰  
夫婦之道人倫是維內治克雅尤婦之宜毓德由素  
承家有基懿懿夫人兩全德儀譬彼蘭苕擘擘倚倚  
植根得所馨華日滋求佳耦而得英配融篤實而發  
光輝主祀孔嘉洪養無遺以孝以敬心焉與持志閔  
天勞而勸義宜特奉几而齊眉庭生玉樹秀擢連枝  
惟天姿而與教宜並悌而孝思孰云施而匪報繫美  
惡人兩遺雖壽齡兮侶漸儘五福兮熙熙煇煇我彤管

刻銘在碑香生七誠聲聞禁闈羗千秋兮百代與班  
氏兮同歸

泰安州長清縣朱氏世系碑銘并序

大元以威德撫有方夏當其摧強暴翦妖孽而收廓  
清之功者莫不資心膂爪牙之士以宣其力三齊諸  
軍號稱果銳就偏裨中論之長清朱氏蓋其一也朱  
氏世為黃山里中人遠祖諱寶寶生珮珮生鎮皆力  
穡致富積而能散以孝謹聞鎮之配馬氏生五子曰  
在曰楫曰存曰林曰和洎女弟三人皆適里族而楫  
與存獨慷慨起昆季間既長並善騎射胆略過人平  
居恂恂殆無能為者至于臨事果遇敵勇自眎無前  
負祐初金棄燕南渡所在豪強乘亂而起一憤一興



迭為雄長人昧夫依於楫與弟存乃集鄉義年少圍  
大望山以自保聞東平武惠嚴公倡率義師登青崖  
山伏俟 國兵攸歸楫募義往見之遂假楫兵馬都  
總領歲庚寅武惠挈所部歸 太師瑄王丞 制封  
拜徵衆力為用時楫以功從公請授懷遠大將軍同  
知濟南府事甲申略地而西次冠氏與宋將彭義斌  
還陷陣中戰歿母弟存奉柩葬黃山原之先塋祀也  
存遂襲兄職以信武將軍俾領軍務俄鄆州失守翼  
武惠復東平就取徐邳乙未曠鋒棗陽路之進攻黃  
光克焉積勞迂廣威將軍繼升昭勇大將軍辛丑歲  
軍府第功以最開 賜金符充東平路行軍千戶迨  
己酉春竟以攻戰得勞疾卒夫人李氏系同郡大家

其次室曰吳氏王氏劉氏傅氏生男子五人克正克  
紹克脩克恭克順克正即夫人吳氏出既嗣昭勇軍  
務仍佩金符改授東平路長清縣行軍千戶方荐歲  
南伐所在戰有之如壬子攻虎頭關以先登得功主  
將遂見之召使前免胄識面以鏐匪槁之戊午秋  
國兵大集釣魚山詔東師掣肘淮海宣武以騎將狗  
召伯 之復有黃金之賜己未冬 王師渡江取  
鄂分率拔都穴城以入不甲解者四十晝夜中統三  
年破歷下城諸校以圖柵功例有銀盜紵袍之賚宣  
武預焉至元十一年拔荆山鍋河等戍十三年提漢  
甲逆元帥孛羅惟撥連海青口淮安寶應水陸相聖  
殊力故明年秋復掠高郵西遇賊一戰而殲行樞錄



勞 上聞授武節將軍又准辟兼行者都鎮撫十四  
年隨右相別里迷失入覲進宣武將軍管軍總官仍  
宿杭以鎮明年處副賊陳壽浮雲張三八等劫鎮縣  
殺守吏勢甚張比擒擒渠首二十餘級隨以蒙古  
漢步七百人收溫之五寨以能升本軍萬戶十七年  
庚辰督造下瀨戈松竹頭木枋積羨增四十餘艘用  
是得勞憊疾輿歸卒黃山塋之正寢其壯而事者以  
宣武自結髮從軍幾三十年小大戰百餘合忠勇奮  
發亦可謂無負名之與爵矣夫人張氏系同縣世家  
姿貞嚴齊家有法與宣武合德生子故女三人啓以  
世叙宣授武略將軍本翼管軍千戶就佩 父金  
守戍臨安繼 宣慰忽都虎駕海徑占臘占終

朝廷恤其師復伏

類

歲夜之

寧海部羣盜嘯克者

澤

巴山月雙二谿同茶把

所也武略獨

首九十餘級拾介冑者

艦者五戰遂平明州

冬暴卒於明州之軍舍為人個儻好施謙撫有祖懷

公勤凜父風天不假壽 止於斯悲夫 翔夏四月夫

人劉氏自愛元護靈輅 歸以逆 亦以哀悼致

疾終孤子昭先就安附公歲昭先二女長適幾管兀

顏次歸今武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張瑾 任通 德

起身戲下義激 秉叢不忘其故者於是接挈

今授昭信校尉管軍千戶俾嗣其世業葬之載月殘

紹介其舅持翰林修撰傳夢敏善狀百拜來丐銘榮